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十二

都察院

憲綱

諭旨五

嘉慶四年

諭。朕仰承

皇考付託之重。兢兢業業。勤求治理。惟懼政事或有缺失。敬念

皇祖

皇考御極以後。俱頒

詔旨求言。蓋以九州之大。臣民之衆。幾務至繁。兼聽則

明。偏聽則蔽。若僅一二人之言。即使出於至公。亦不能周知天下之務。況未必盡公也。粵稽二典分設九官十二牧。博採疇咨。共襄郅治。是以聖德如

皇祖

皇考。踐阼之初。即以求言為急務。矧朕德薄。何敢不虛懷延訪。聽受讜言。特此通行曉諭。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隱得以上聞。庶事不致失理。諸臣務須宅心虛公。將用人行政興利除弊有裨實政者。各抒誠悃。據實敷陳。佐朕不逮。用副集思廣益至意。○又

諭。吳省欽條奏摺內請將監禁賊首王三槐即行正法一條。何待爾言。前此未及辦理之故。欲俟川北首逆羅其清解到。一併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辦。豈有將此等首惡重犯釋放。令其招降同夥之理。至所稱候補知府李基曉諳兵法。有手車大雷列卦圖。又舉人王曇能作氣技掌辟易多人。請加試看等語。殊屬大謬。前此特頒諭旨。廣開言路。吳省欽為風憲之長。於和珅福長安二人。並無一言舉劾。自係畏其聲勢。及將和珅福長安革職拏交刑部後。伊尚心存畏怯。緘默不言。茲見各科道等紛紛密封陳奏。伊任總憲。

不能不以一奏塞責。而所言竟屬荒謬。試問伊所稱

李基所着手車大雷列卦圖。較之本朝訓練之九進

連環。孰為得用。其作氣按掌之語。即稗官野史所謂

掌心雷者是也。係屬邪術。現當勦辦教匪之時。正當

將妖言左道。痛絕根株。方嚴禁之不暇。豈可轉引而

試驗。吳省欽身為臺長。不知踐履。惑於邪言。妄行瀆

奏。與學習邪教者何異耶。吳省欽着交部嚴加議處。

○又

諭。吏部議處左都御史吳省欽一摺。昨因吳省欽條奏

摺內語多不經。以伊平日學問而論。尚不至如此迂

誕。蓋伊自揣係和珅私人。且在學政任內聲名甚屬平常。恐被人列款彈劾。故爾避重就輕。先為此荒謬之奏。藉得罷官回籍。遂其田園之樂。其居心取巧。大率不出乎此。但此係誅心之論。吳省欽劣蹟既未敗露。朕亦不為已甚。姑免深究。即論其陳奏荒謬。已難勝臺長之任。吳省欽著照部議革職回籍。○又

諭。朕近閱臣工條奏。累牘連篇。率多摭拾浮詞。毛舉細故。其中荒唐可笑。留中不肯宣示者。尚不知凡幾。若諸臣無所建白。原不必有意搜求。希圖塞責。朕於未經條奏之科道。又何嘗加之責備耶。嗣後有官守者。

各盡官守。有言責者。各盡言責。即風聞陳奏。不應以漫無憑據者。肆意指摘。開報復之漸。如內外大臣中有應舉應劾之人。必須列其實蹟。秉公入告。何得以瑣事空言。逞意瀆聽乎。朕宣諭及此。並非因封事紛陳。厭於聽納。所望者直言正論。有裨國是。諸臣亦不得因有此旨。誤會朕意也。○又

諭。各部院衙門。嗣後遇有呈控事件。如係本人赴禀。及露章投遞者。自不妨先行閱看。儻係本人自行緘封。即應將原封呈覽。不許私自拆閱。即所遞封事內。或有違悖詞語。亦與轉奏之人無涉。以杜壅蔽而昭慎

密。

○又

諭。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去壅蔽。自古帝王達聰明目。兼聽並視。是以庶績咸釐。下情無不上達。朕自親政以來。首下求言之詔。虛己咨詢。冀裨國是。數月以來。凡諸臣之敷陳得當。皆已見之施行。而其中妄抒臆見。荒唐可笑者。若律以妄言之條。原難曲貸。但朕既令人盡言。又復以言罪人。豈非誘之言而陷之罪乎。是以留中未經宣示之摺。雖軍機大臣。亦不使預聞者甚多。惟近來言事諸臣。往往不為國計民生起見。揆厥本衷。大約不出乎名利之兩途。其沽名者。如

議添八旗內務府甲缺。加增廉俸賞賚兵弁等事。其意以為若蒙允准。則可以市惠於人。不准則又以歸怨於上。似此居心。其巧詐尚可問乎。其牟利者。如請於圓明園明善堂開濬河道。請修南苑寺廟。皆係不急之務。至若請將局錢易銀之事。所言尤不足道。以朝廷與小民競利。更復成何政體耶。況在官言官。各有職守。遇日並有現任封疆大吏。將他省之事。越俎陳奏。或干預京師政務。是欲自見其長。而忘其為出位之思矣。朕非以諸臣陳奏過繁。倦於披覽。特以人臣事君之義。全在滌除私念。方可冀其進獻嘉謨。若

先有沽名牟利之見存於中。是舉念即已涉私。尚安望其忠言入告耶。嗣後王公及內外大小臣工等。當善體朕意。於關繫政治糾劾貪汙要務。原當隨時具奏。若懷挾私見。不出為名為利二者。斷難逃朕洞鑒。不得不治以妄言之罪。今朕特降此旨。杜莠言正所以來讜論。並非欲諸臣安於緘默。切勿錯會朕求正言之意也。○又

諭。向來各省民人赴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呈控案件。該衙門有具摺奏聞者。有咨回各該省督撫審辦者。亦有經行駁斥者。辦理之法有三。似此則伊等准駁

竟可意為高下。現當廣開言路。明目達聰。原俾下情無不上達。若將具控之案。擅自駁斥。設遇有控告該省督撫貪黷不職。及關涉權要等事。或瞻顧情面。壓閣不辦。恐啟賄囑消弭之漸。所關匪小。嗣後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遇有各省呈控之案。俱不准駁斥。其案情較重者。自應即行具奏。即有應咨回本省審辦之案。亦應於一月或兩月視控案之多寡。彙奏一次。並將各案情節。於摺內分析註明。候朕披閱。儻有案情較重。不即具奏。僅咨回本籍辦理者。經朕看出。必將各堂官交部嚴加議處。著為令。○又

諭。本年朕親政之始。即下詔求言。博採周諮。俾下情無不上達。內而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本應封章入告。而外省奏事者。向例至兩司而止。朕復降旨令各省道員。亦得具摺奏事。廣諸詢之路。原以除壅蔽之端。自降旨以來。內外臣工條陳時事者甚多。其言若有可採。當即見之施行。或交部臣議奏。即言之未當。而所論尚無大謬者。亦從不加罪。然在京之各部郎中以下。及外省知府以下。從未有封奏之事。伊等俱係現任官員。深知國家體制。不敢越職言事。實屬分所宜然。而數月以來。候補捐納微員。以及平民。俱有自具

封章。於軍機處及部院大臣前投遞者。在大臣因廣開言路之時。不敢壅於上聞。朕閱其所言稍有足錄。間加恩獎。而望恩倖澤者。遂視為干進之階。紛紛具摺呈遞。累牘連篇。不過首列頌揚虛語。後述干乞私情。於公事毫無裨益。且此等干乞之事。不獨大臣等不敢於朕前陳請。即各部院司員等亦不當於堂官前逕情直達。而微員百姓。豈轉得於朕前瀆請乎。夫國家求言之意。原冀諸臣各抒讜論。上弼朕躬。下通民隱。以成郅治。然必定以官階。予以限制。有言責者而不言。無言責者而妄言。即屬越分。豈可令微賤之

人。以自私自便之事。冒昧陳奏耶。且伊等果有冤抑之案。急於陳訴。原可向該管衙門具呈審理。該衙門斷不敢壅遏不奏。何必伊等違例自行具摺。況三年以來。軍務紛繁。教匪肆擾。從未有一人情願投營效力。此時軍務就緒。大功指日可成。遂紛紛乞請投營。止為一身便宜。不顧國家體制。焉有如許閒缺。以應如許無厭之求耶。嗣後不應言事之人。不得妄行封奏。違者按律治罪。其應行奏事臣工。如有實裨國政。深中利弊者。仍當直陳無隱。以收兼聽並觀之效。即日被萬言。亦所深願。諸臣不可誤會朕旨。相率緘默。

用副朕諄切求言至意。○又

諭。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李禧條奏在京漢軍兵丁。請借四箇月錢糧。並懇格外施恩。賞給資生銀兩一事。其時王大臣等以李禧諸事敗露。且將密奏之件。宣揚市恩。所奏且不必施行。欽奉

諭旨。李禧劣跡雖已敗露。其人甚屬可惡。而其言未必一無可採。此魯論所謂不以人廢言也。至於以市恩歸咎臣下。朕不為也。何則。條陳在臣下。而允行則出朕旨。臣下之承流宣化。即朕之恩施臣民也。若臣下

恐居市恩之名。而將應行之事。格而不行。以致膏澤
不能下逮。朕實不忍。其賞給漢軍兵丁生息一事。豈
可因李禧陳奏而中止。着交部定議。恭繹
訓言。仰見
聖謨廣遠。勤民求治之道。實爲包舉靡遺。夫人臣事君。
惟在秉公持正。任事實心。於旗民利病。據實上陳。固
不當懷市恩邀譽之念。但諸臣等若豫存此見。將一
切應行陳請加恩事件。匿不以聞。則下情何由上達。
且臣下心迹之公私。惟係乎其人。在深知獻納之義
者。嘉謨嘉猷。入告我后。而順之於外。曰。惟我后之德。

此歸美於上。誼所當然。若挾私干譽者。即實係恩出
上意之事。方將懷為己功。揚言於衆。尚安冀其有忠
君體國之心乎。是市恩與否。惟在諸臣問心自省。朕
斷不以此逆億。況各省雨暘豐歉及小民疾苦。豈朕
所能周悉。若內外諸臣。相率緘默。何以抒下情而宣
上德耶。茲仰誦
遺謨。特為剴切申諭。凡諸臣應行奏請加恩事宜。務當
臚陳入告。切不可以迹涉沽譽。恐因此獲譴。引嫌不
奏。則甚非朕殷殷圖治諮詢民瘼之意矣。至於封章
入奏。理宜慎密。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內外諸臣。果實心為國。於裨益政治民生之事。封達
朕前。即至親密友。亦不可稍有洩漏。是又在諸臣屏
去私衷。各抒讜論。朕實有厚望焉。○又
諭。從前已故御史曹錫寶。曾經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倚
勢營私家貲豐厚一事。彼時和珅正當聲勢薰灼之
際。舉朝並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
奏。殊為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
全家產。竟有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
屬不虛。自宜加之優奬。以旌直言。曹錫寶著加恩追
贈副都御史銜。並將伊子照加贈官給予廕生。○五

年

諭。朕勤求治理。明目達聰。令都察院步軍統領等衙門。接到呈詞。即行奏明申理。以期民隱上通。不使案情稍有屈抑。但國家設官分職。自有等差。各省民人遇有屈抑之事。本應先赴州縣衙門具控。如審斷不公。再赴該管上司呈明。若再有冤抑。原准來京控訴。但外省由府縣而上至督撫。豈無一二公正之員。何至無從昭雪。乃近日來京呈訴之案。殆無虛日。其中多有以閭閻細故。瑣屑上控。甚或挾嫌圖詐。任意株連。並聞有不肖之徒。以不干己事。挺身包攬。糾斂錢文。

作爲資斧。既遂貪心。復稱仗義。此等莠民。平日賦稅則任催不納。詞訟則抗斷不遵。地方官決獄催科。小施刑罰。輒即捏詞上控。希圖報復。似此逞刁滋訟。若不稍示限制。於人心風俗。殊有關繫。向來民人越訴。定例綦嚴。而藉端傾陷。赴京告訐。歷有明禁。嗣後各省軍民人等。凡有赴京呈控之案。如果係實在寃枉。曾赴該管上司控訴。仍不准理。或批斷失當。及關涉官吏骫法營私者。審明得實。自當將原審各員。及所控官吏。按律辦理。若未經在本籍地方。及該上司先行具控。或現在審辦未經結案。遽來京控告者。即所

告屬實。仍當治以越訴之罪。著傳知都察院步軍統領等衙門。遇有外省民人來京呈控之案。具奏後交刑部訊明。如係越訴者。即按例先行懲治。再將本案審辦。○又

諭。朕恭閱乾隆六年

實錄。內載左都御史劉統勳奏二疏。一以大學士張廷玉歷任

三朝。晚節當慎。乃外間輿論。動云桐城張姚二姓。占卻半部搢紳。此即盈滿之候。傾覆之機所伏。請令張廷玉會同吏部。將張姚二姓部冊有名者。詳悉查明。若

係親房近支。累世密戚。開列奏聞。三年之內。停其升
轉。一以尚書公訥親承辦事務太多。任事過銳。請量
行省減各等因。詞義極為嚴正。其時我
皇考整飭綱紀。勵精圖治。大臣中尚無骫法行私者。即
張廷玉訥親二人。亦無款蹟可指。而劉統勳獨能抗
疏指陳。豫防盈滿。其意自已見及張廷玉訥親聲勢
赫奕。形迹之閒。晚節難保。故為此防微杜漸之奏。迨
數年後。張廷玉因事獲譴。訥親身罹重罪。果如老成
先見。是劉統勳立朝風節。實能侃侃不阿。是以仰蒙
皇考眷注優隆。用為大學士。身故後飾終備禮。易名之

典。
賜謚文正。而其子劉墉亦擢任綸扉。受
恩兩世。可見臣工建白。惟當於用人行政諸大端。剴切
敷陳。以收兼聽並觀之效。不在毛舉細故。敷衍塞責
也。即如和珅從前專擅貪黷各款。若諸大臣及有言
責者。能早為叅奏。
皇考必立將和珅懲治。和珅亦不敢恣意妄行。是轉可
保全末路。何至釀成巨案耶。嗣後臣工等居心立言。
皆當以劉統勳為法。其大臣中有所管事務雖多。並
無私弊者。固不必有意苛求。儻所管事務雖少。而有

專擅營私不公不法等事。即當據實指參。以期肅清
朝列。裨益政事。君臣一德。庶幾可望郅治矣。六年
諭。從前和珅總理吏戶刑三部。事無鉅細。俱係伊一人
主見。其餘止隨同畫稿。專擅已極。朕親政以後曾明
降諭旨。裁去總理之名。年來各部院大臣尚能小心
謹飭。而吏刑兩部及理藩院政務較繁。是以特派慶
桂董誥管理。此亦不過多設堂官一員。俾收集思廣
益之效。若一衙門大小事件。俱由一人主持。則其他
長貳。皆成虛設。此在管理之員。尚不可有自專之事。
況並非管理者乎。嗣後部院大臣遇事。務宜互相商

酌。不得偏執己見。若有獨斷獨行實蹟。許監察御史指名嚴參。不得緘默。總期以公事為重。和衷共濟。同寅協恭。以副朕諄諄訓諭至意。○又

諭。給事中馬履泰奏請除外省官員上衙門俗例以歸敦實一摺。甚屬無謂。外省官員。承辦公事。有須稟請上司斟酌施行者。原應親身謁見督撫。面為指示。方能辦理妥協。從前督撫中如福康安李侍堯等。往往性耽安逸。俾晝作夜。在署酣飲演劇。不能夙興接見屬員。商辦事務。以致吏治廢弛。實衆所共知共聞者。今馬履泰乃以外省督撫。每日卯辰接見司道。文武

職官。挨次傳見。俱為無謂之應酬。豈各省督撫。安坐衙署者。不致誤公。而勤見屬員者。轉致廢事乎。至稱上司接見屬員時。列坐閒談。所言亦非盡公事。該給事中並未目擊各省督撫接見屬員如何談論。又何所見而云然。且外省官員。司道以下。均須督撫考察。而府州縣等官。則司道亦應考察。若上司竟不接見屬員。何以知其賢否。況該給事中稱屬員謁見上司。已午方散。往往秉燭涖事等語。屬員等於已午既散之後。正可各在本署辦公。何至事有貽誤。若秉燭治官文書。有何不可。豈得與卜夜沈湎者比。即如朕每

日清晨召見大臣等。面詢一切。隨時指示。實為勤政
良法。若如馬履泰所言。各部院大臣。止應在衙辦事。
概無庸入直待召。有是理乎。馬履泰妄逞臆見所奏
實為紕繆。著傳旨嚴行申飭。原摺擲還。○又
諭。本日九卿等議駮御史胡鈞璜和静條奏一摺。胡鈞
璜則請令在京王大臣官員及各廟宇鋪戶等分養
災民。和静則奏京師限定賑期。曉諭災民早回鄉里。
伊二人雖主見不同。均以各州縣災黎來京就食者
多。總總過慮。試思各州縣被災百姓。如果紛紛赴京
就賑。必因州縣散賑。或侵肥入己。或假手吏胥。從中

冒濫。有名無實。致百姓不能存活。棄家覓食。否則人情莫不繫戀鄉土。孰肯舍近圖遠。假如京師辦賑。並不憩息。則近者必致失所。遠處災黎。亦豈肯聞風踵至乎。該御史等並未將如何辦賑之法。悉心條奏。其議均不可行。和靜摺內詞意尚無紕繆。毋庸置議。至胡鈞璜請將被水男婦。發給京城內外廟宇。及王公大臣官員鋪戶之殷實有力者。如雇工之例。各處分養。則荒唐已甚。此等被災男婦。令其入廟居住。必致男女溷淆。若責令王公大臣官員等。分撥豢養。視如雇工。災民必不樂從。難保無別滋事端。且以待賑之

民。下倚廝僕。與犯屬發給大臣之家為奴何異。試問前代救荒之策。有如此辦理者乎。今該御史妄逞臆見。以必不可行之事。冒昧瀆陳。本應照九卿所請交部議處。念其究係言官。若因所奏失當。遽予處分。恐有奏事之責者。因此心生疑懼。緘默不言。但此識見庸陋。亦難勝臺諫之任。胡釣璜不必交部議處。著斥退御史。仍回本衙門以原官補用。○又

諭。御史王蘇奏新放江蘇學政平恕請另行簡放或酌量改調一摺。內稱平恕前在江蘇斥革生員多名。人人切齒。即商賈小民。無不痛恨。似平恕實有不公不

法之處。因令軍機大臣傳到王蘇。詢以平恕有無別項劣蹟。令其據實直陳。旋據王蘇登覆。仍不過稱平恕辦理甄輔廷擅責生員一案。衆心不服。又稱平恕考試生童。並無別項劣蹟等語。平恕前在江蘇學政任內。如果有賄賣生員去取不公等弊。該御史當指明據實參奏。朕必嚴爲懲辦。至其因甄輔廷案內斥革生員多名一事。先經照部議鐫職。今該御史以業經議結之案。仍列彈章。並稱或另請簡放。或酌量更調。試思平恕如不勝學政之任。既不宜於江蘇。豈復宜於他省。若平日並無劣蹟。此次復經簡用。益當顧

惜聲名。用息浮議。固不肯苛刻以斂怨。亦不應寬縱以沽名。儻平恕約束士子。仍不得當。或另有案據。亦何難將平恕罷斥治罪。豈有國家簡任學臣。因籍隸本省之御史摭拾前事。一經劾奏。即行更換。是舉錯之權。操之言路。勢必如明季科道紛紛干奏惡習。成何政體乎。所有江蘇學政。仍著平恕去。御史王蘇著交部議處。○又

諭。前日吏部請簡內閣侍讀學士一本。例應輪用郎中一員。將各部郎中按照食俸年分開單進呈。朕閱單內各員。俱非素所稔知。因黃永沛列名居首。資俸較

深。是以簡用。今據御史游光繹奏稱黃永沛未經保舉京堂。又係捐班。從前俸滿時。該堂官曾定為不勝外任。恐其人少所表見。並稱資格之說。吏部以之選官則可。皇上以之用人則似未可等語。殊屬紕繆。國家用人。才行與年勞並重。本無偏廢資格之理。凡遇開列請簡各員。朕豈能徧識其人。自不得不按其資俸。量加擢用。此次吏部本內。如果將不應開列人員。蒙混厠入。或將年俸深淺。任意倒置。游光繹自應據實糸奏。若黃永沛平日或有別項劣蹟。游光繹見聞果確。亦可列款彈劾。乃該御史並未識黃永沛其人。

僅以係屬捐班。遂謂不應簡用。試思從前
皇祖所用李衛。
皇考所用李世傑。何嘗非捐班出身。而歷任封圻。政績
卓著。朝廷立賢無方。豈謂以貲入仕者之竟無人才
耶。又該御史摺內。稱侍讀學士升轉小九卿。數年之
間。內為侍郎。外為藩臬。若徒取備員。何以仰副任使。
尤為瞽說。各部司員。升擢小九卿後。凡直日奏事之
期。經朕隨時召見。必察其才具實在可用者。方予拔
擢。豈有不論賢否。但循資按格。即內用卿貳。外用藩
臬乎。乃該御史所奏。竟欲於國家用人大柄。持其短

長。又與前次御史王蘇之劾奏平恕不應簡放江蘇學政相等。明季科道惡習。往往朝廷用一大僚。輒交章攻擊。伐異黨同。最為言職之玷。方今綱紀肅清。豈容以此嘗試。游光繹妄逞臆見。阻撓國是。非尋常奏事失實可比。著交部議處。○又

諭。吏部奏議處御史游光繹請照溺職例革職一摺。昨游光繹陳奏以朕用人不當循照資格。且稱黃永沛一員。伊素不知其人。豈皇上有所賞拔耶。豈大臣保薦耶。抑係僅循資格耶。詞意狂率。竟欲干與用人大柄。紕繆已極。國家序進官僚。自有定制。部臣循例請

簡。原當按其資格。開列具題。朕自必將資俸在先之員。量加擢用。徐試以事。原不皆朕所素悉之人。若如該御史所奏。概廢資格而不論。遇有簡放。必須朕素所稔知。則百爾臣工。豈能概行識認。勢必將藩邸舊人。概予錄用。轉私而不公。況藩邸舊人。焉能備內外百官之選。豈該御史不知之人。遂不可任用。游光繹自思伊由翰林擢任御史。又豈素有表見。仰邀賞拔。今乃欲朝廷盡廢資格而不用。有是理乎。如果部臣開列意為高下。或該員簡用之後。另有劣款。科道等原當據實糾參。今甫經擢用。輒具章阻抑。是用人之

際。科道等皆持其短長。此風斷不可長。且朝廷量能授官。亦難保其必無一青。即如簡放大僚。或其平日曾獲咎譽。或偶有不檢之處。若皆索垢求瑕。必致彼此交章攻擊。百計阻撓。成何政體。游光繹率意妄言。本應照部議革職。但念伊究有言責。此時若將伊罷斥。在游光繹矢口妄言。原無足惜。誠恐科道等因此遂自甘緘默。於言路殊有關繫。游光繹著加恩改為降三級調用。嗣後科道等於應奏事件。止當據實直陳。不得因游光繹鐫職。相率囁嚅。但必須秉公詳慎。若有似游光繹之阻撓國是。干與非分者。必照例治

羅。不能再邀恩貸。○七年

諭。御史朱紱奏請寬地方官去思碑例禁一摺。所見甚屬非是。守令職司民牧。分應廉潔自矢。撫字為懷。果有善政及民。自必口碑載道。閱久流傳。原不假區區製衣勒碑。粉飾虛聲。

世宗憲皇帝

高宗純皇帝屢申飭禁。意在崇實黜浮。使人皆盡心實政。若如該御史所奏。專以外飾之繁文。驗在官之賢否。如從前甘省。即有抑勒部民。製造衣繖之事。亦豈盡足憑耶。總之地方官惟在悃愊無華。實至者名自

歸。上年直隸省知縣朱杰錢桂。因盡心賑務。惠逮閭
閻。及緣事去官。百姓等愛戴懇留。奏聞後均經格外
加恩。朕亦何嘗不以輿論之公。奬循良之績。但不必
特寬例禁。致開沽名飾譽之端。且各省從前去思德
政等碑。俱經仆毀。又豈有復行建立之理。朱紱不曉
事體。着飭行。○又

諭。據砥柱奏署直隸總督熊枚。請將御史賈錫章隨往
在署幫辦事務。殊屬冒昧。請嗣後嚴飭在京大臣奉
命署理督撫者。不得援以為例等語。所奏甚是。御史
係屬言官。本非大臣可以隨帶之員。前熊枚奏懇將

費錫章隨往。朕即覺其所奏未協。因伊署任暫時。姑允所請。嗣熊枚到任後。旋據奏稱先令費錫章回京供職。業經批諭該署督奏請帶往原屬冒昧。並令費錫章即行回京。今祗柱適有此奏。與朕批諭適相符合。國家設官。內外各有體制。督撫身任封疆。自司道以下。皆係幫同辦事之人。至署中一切案牘。自有幕友襄理。若由部院簡放督撫者。皆得各帶所屬司員。前往辦事。恐司員等揣知該堂官堪膺外擢。豫為趨奉。一經簡放督撫。即可帶往辦事。補用道府。易啟屬官營求之弊。亦不可不防其漸。嗣後在京部院大臣。

除有兵差審案等事。仍准隨帶司員外。其簡放督撫及署理督撫者。不但不准請帶御史。即所屬官員。亦均不准奏請隨帶。如有違例陳請者。即著交部議處。以肅政體而杜弊端。

○又

諭。本年八月朔日食九分有奇。望日又值月食。朕仰惟上天示儆。戰兢惕勵。時深悚懼。愧無以格昊佑而弭青災。因命軍機大臣恭查乾隆年間日食時。皇考節次所降德音。內載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朔日食八分。望日亦值月食。恭奉諭旨省過求言。仰見

皇考持盈保泰之盛心。今一月之閒。雙曜薄蝕。而日食至九分有奇。視八分殆又過之。朕觀象省躬。惟恐用人行政。或有闕失。朝夕寅畏。莫敢或遑。而四海之大。萬民之衆。或智慮未周。德意未孚。心甚歉焉。凡內外大小臣工。佐襄郅理。各宜勤思職業。恐懼修省。尤當齊心研慮。於朝廷政治安內甯外之大者。剴切敷陳。讜言無隱。即如勦捕川楚邪匪一事。七載於茲。現在軍營連次克捷。已將著名首逆。殄除殆盡。而一二敗殘餘孽。尚在逋誅。或應靖以兵威。或應迪以德化。諸臣苟有真知灼見。不妨據事直陳。此外政事措施。或

有不便於民。及一時行之日久易滋流弊者。均當指陳利害。匡朕不逮。但不得毛舉細故。摭拾浮言。如條陳更改部院則例等事。試思現行則例。皆前人諸謀審定。可垂久遠。若其中有應因時變通者。我

列祖

列宗。早經斟酌盡善。朕監

成憲。不敢輕更。而在廷諸臣才識。又豈能邁越前人。輒思更改舊制乎。況近日臣工條奏改例之事。交議後往往有格礙難通仍行駁斥者。徒勞奏牘。於政事何補。若能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朕因言求治。可見施

行。此乃修德之大者。至月食修刑。見諸載籍。但人命至重。總當慎審於平時。原不待月食始懷矜恤。況以肆赦為修刑。本非善政。昔人亦曾言之。我

皇考明降

諭旨。申諭甚詳。誠以刑以輔德。道貴協中。若狃於救生不救死之俗論。將行兇釀命之犯。有心輕縱。不顧死者銜冤。是欲博寬大之名。而轉失平允之道。所謂修刑者安在。夫修刑之實。惟當於定讞時悉心研究。無枉無縱。使生者死者。兩無所憾。方有合於詳慎庶獄之意。即停免勾決。閒一舉行。閱歲仍當予勾。並非施

恩以貸姦宄。總之為人君者。克儆
天戒。修德修刑。惟在本身徵民。規乎遠大。所謂應
天以實不以文。朕與在廷諸臣所當交修共勉。自大學
士九卿科道及應行奏事者。其詳繹諭旨。各抒所見。
即時陳奏。朕將採納焉。○又
諭。御史王甯焯奏請重軍機大臣責成以肅綸言一摺。
自雍正年間初設軍機處。於大學士各部院尚書侍
郎中遴派數人。在內行走。本為籌辦軍務。而各直省
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門遇有應降諭旨。勢不能
紛紛令羣工承繕。是以俱由軍機處擬寫交發。令事

有統彙。以昭畫一。是軍機大臣承旨書諭。並非將臣工翊贊之職。盡責之此數人也。內外滿漢大臣俱經朕特加擢用。誰不宜盡心匡弼。必專責之軍機大臣。則其權過重。若承奉諭旨之事。軍機大臣得以力阻不行。則外人又將以攬權指摘矣。況我朝

列聖相承。乾綱獨攬。

皇考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於一切

綸音宣布。無非斷自

宸衷。從不令臣下阻撓國是。即朕親政辦理庶務。悉遵

皇考遺訓。雖虛懷延納。博採羣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

惟行。大權從無旁落。朕初閱該御史所奏。以為必有
指陳時務。臚舉切要者。及詳閱摺內乃專指上年停
止前往盛京一節。謁
陵展敬。為登極後應行大典。朕彼時明降諭旨。於六年
秋孟啟行。事關禮制。豈臣下所可阻止。嗣因御史沈
琨張鵬展等以軍務未竣。懇請展期。交王大臣等會
同妥議。以為應如所請。是以降旨暫行停止。即上年
春閒曾有旨巡幸木蘭。後因夏閒雨水過多。亦停止
秋獮。此皆朕臨期酌度。豈軍機大臣能於春閒即逆
料夏雨情形。豫為阻止耶。至該御史稱鑾輅所經。地

方官早為備辦。永平一帶。糜費已多。不能開銷等語。
謁
陵諭旨。係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頒發。至六年正月二十
七日降旨停止。為時無幾。且距七月啟鑾之期又遠。
地方官有何豫辦不能開銷之處乎。至該御史所奏
前諭已發。復行改擬。不敬於先。遂致不信於後等語。
試思前史所稱為詔令不信者。如恩旨已降。或應行
蠲貸而實未均霑。或業已豁除而仍行科斂。我國家
曾有此等事乎。至於明發諭旨。有經朕再四思維。尚
有未盡周妥之處。或臣工陳奏未便。因而復行停止

者。此正欲事臻盡善。故不厭反覆精詳。若必迴護前旨。固執己見。勢將文過飾非。諂言莫予違之習。豈古帝王從善如轉圜之道乎。又所稱軍機大臣昧於大體。不當僅於語句筆畫小誤。始行自請議處。所論亦屬非是。謄寫諭旨。雖係章京之責。但軍機大臣於進呈事件。理當敬謹校覈。既有錯誤。自懇請議。況朕亦時加寬免。何嘗僅於細務加之責備耶。國家設立言官。原期於國計民生。指陳利弊。近日科道陳奏。其略有確據者。朕無不立加根究。即如朕擢用明安。因御史汪鏞叅奏關鶏一案。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出

明安聽情受賄情節。請旨解任。當即將明安革職。至定擬時承審大臣奏請發往烏魯木齊。又經特旨改發伊犂。而汪鏞卽予升擢。何嘗不獎言路以宏採納。但其敷奏毫無指據者。安能概予施行。現在邪教餘匪未淨。科道等並未將如何設法綏輯。如何籌及生計。及工竣後如何辦理善後事宜。卽外省地方倉庫如何積貯充實等事。一一酌籌切實具奏。而直隸州縣被災飢民。節次發帑設賑者。至二萬五六千人。現又於城外增添飯廠。亦從未有御史一言奏及。其嘵嘵瀆奏者。如用平恕則王蘇以為不應復任江蘇學

政。用黃永沛則游光繹以為不應僅循資格用人。黜陟為朝廷大柄。該御史等於諭旨既發後欲奏請撤回。而王甯焯於應行改撤之旨。轉以為不宜更易。若國家用人行政。其是非得失。悉聽諸言官臆說。勢必假公濟私。把持朝政。如明季科道劣習。亦豈能於朕前嘗試耶。王甯焯所奏謬妄。着將原摺擲還。嗣後科道等遇有應行陳奏者。仍直言無隱。毋似此率意妄陳。自干咎戾。○又

諭。給事中魯蘭枝奏本年木蘭行圍請旨展期一摺實屬不知我國家典故。行圍之事。在前朝則為盤於游

田。在本朝敬因
家法昭垂。舉行已久。凡以習勞肄武。款洽外藩。
祖
宗成憲具在。朕所以必當遵守。前經降旨甚明。毋庸一
一申諭。即就該給事中摺內指陳各條而言。亦斷不
能因此遽停秋獮大典也。如所稱本年麥收不足六
七分之數。現在麪價仍貴等語。直隸麥收。前據熊枚
奏通省實有七分。即間有歉薄之區。牽算不滿七分。
亦總在六分以上。若如該給事中所言。豈必待十分
豐收之歲。方可行圍乎。又據稱物價倍之又倍。物力

艱且益艱一節。國家生齒日繁。物力艱難。勢所必至。固不因行圍而物價頓增。亦豈因停圍而遽能平減耶。再該給事中慮及近日錢價增昂。更與行圍無涉。此事朕未嘗不多方調劑。或加卯鼓鑄。或搭放俸餉。總未能減落。推原其故。皆由年來所發內帑過多。輾轉流通。以致銀價日賤。錢價日增。即現在有軍務省分。因鼓鑄稀少。錢價亦多昂貴。此近日情形。大率如此。亦不必因停圍即驟能平價。至隨圍官員兵丁。向例俱賞給幫銀。並豫支俸餉。用示體恤。豈伊隨從需費。而家中即無需食耶。至謂草價稍貴幾文錢。此乃

瑣屑細故。朕即因此降旨停圍。有是理乎。該給事中所稱展至明歲。或展遲一月。於中秋節後啟鑾。其時秋氣晴霽。道路橋梁。易於集事等語。上年秋閒。即因雨水過多。降旨停止秋獮。本年七月內。若果雨勢稍大。差探道路橋梁。艱於行走。自必改期八月。儻八月內仍復陰雨泥濘。亦必降旨停止。朕非剛愎自用不聽人言之主。斷無執意必行之事。又何待該給事中懇懇過慮耶。總之魯蘭枝此摺。不過藉此謬附於昔人諫獵章奏。而並不權事理之能行與否。甚屬邀譽沽名。若不降旨宣諭。伊等又必以為疏入留中不報

矣。言官之言必當聽。若不經之嚽說。朕亦不肯沾納

諫賢主之名。聽而用之也。魯蘭枝原摺著擲還。○又

諭。朕惟求治之道。必期明目達聰。廣為諮諏。庶民隱得

以周知。古帝王懸鞀設鐸。自臣下以逮士庶。悉令各

陳所蘊。以備採納。但必視其言之有當與否。如果指

陳確實。有裨國是。即無言職者。亦當加採錄。儻率逞

臆見。妄意紛更。甚至莠言亂政。雖係言官之言。亦不

可輕為聽用。近來科道中每有奏事失當。經朕降旨

駁斥。此係權衡事理。隨事訓飭。並非懶於辦事。怠惰

偷安。朕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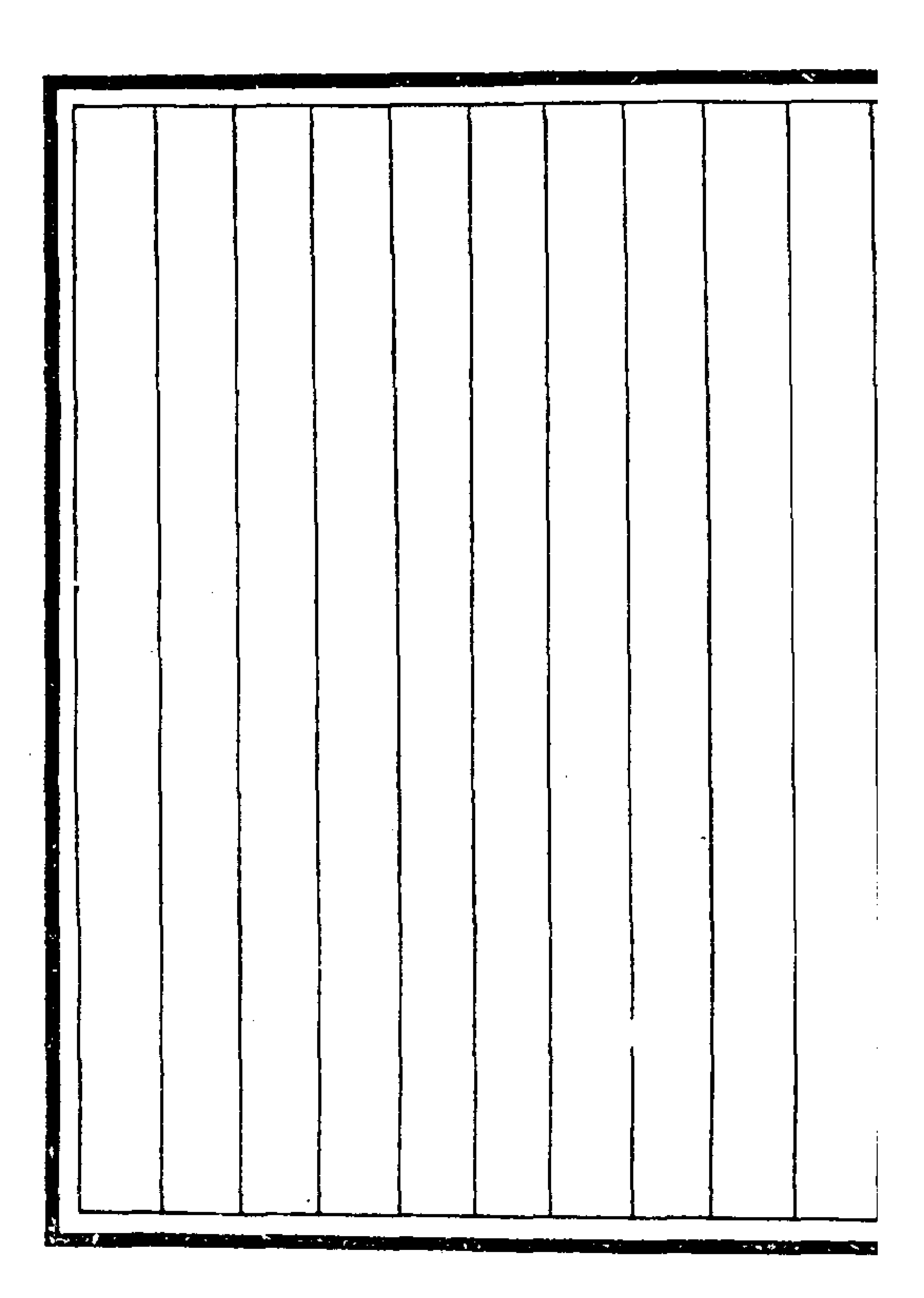
皇考付託。曷敢不勤政事。若言官誤會朕旨。遂爾相率
緘默。轉非朕廣開言路之意矣。本日據步軍統領呈
遞陝西恩貢生加捐州同職銜何泰條奏一件。朕詳
加披閱。其所陳敬
天勤民。敦崇治本。澄敘官方。整飭士習。以及黜奢崇儉。
挽回風化各大端。俱能援引古書。切陳時事。其中不
無可採。何泰係恩貢出身加捐州同職銜。非齊民可
比。果有志上進。於鄉會試中式後。原可臨軒試策。直
陳無隱。今抒陳各款。於風俗人心。均有關繫。且文理
亦屬通順。著加恩賞給大緞二疋。交祿康將伊傳到

祇領。並諭何泰回家安靜讀書。勉圖進取。以備量材
錄用。所有原遞各條。留備省覽。○又

諭。昨日據董誥等查議給事中魯蘭枝叅奏吏部將額
外司務吳侍曾越次攙補等因一事。已降旨將堂司
官分別察議議處矣。惟據該給事中等稱吳侍曾係
尚書劉權之取進入學。誼屬師生。來往甚密。外間嘖
有煩言一節。不可不詳詢明確。復令董誥等傳到魯
蘭枝施履亨吳侍曾。與劉權之當面質對。茲據奏稱
詢之該給事中等。均稱外間係何人所說。不能指出
姓名等語。科道等職司糾劾。原許風聞言事。其叅奏

不實者。亦有應得處分。今魯蘭枝施履亨糸劾吏部堂司官。其疏漏之處。已查詢明確。該給事中等原奏。或因該部辦理未協。致滋浮議。據以入奏。既經公同詢明。並無他弊。該給事中所奏。已非虛妄。何必務求其人以實之。復為此風影無據之談。藉以塞責乎。劉權之身任吏部尚書。居六曹之首。苟非實有款蹟。豈可任情汙衊。至六部堂司各官。原無師生迴避之例。如果堂官有意徇私。即其門生不在本部所屬者。亦可輾轉請託。若竟係營私受賄。又豈必誼屬師生。始有情弊耶。朕召見吏部各堂官時。曾詢及此事。僉稱

奏留吳侍曾。實係意見相同。豈有劉權之因係師生。
轉行過抑之理。該給事中所稱來往甚密。嘖有煩言。
全屬懸揣虛詞。毫無指實。若如此任意捃摭。甚或有
交通賄囑等語。即續經辯白。已成瑕玷。科道為朝廷
耳目之官。如大臣中實有營私舞弊確據。原應列入
彈章。以儆有位。即朕有失德。亦可犯顏直諫。朕必樂
從。若徒託空言。汙人名節。以自見風厲。豈用言官之
意耶。魯蘭枝施履亨均著傳旨申飭。



都察院

憲綱

諭旨六

嘉慶八年

諭。近來各省民人控告之案。據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陳奏較多。朕隨時披閱。大率皆地畝銀錢及書役把持土豪陵壓等事。因本處地方官不爲速結。或致拕斃人命。案越多年。無所控告。始不得已攢湊盤費。跋涉道途。來京呈訴。此等尋常案件。當其控告之初。原不難隨時辦理。無如外省積習廢弛。因循怠玩。其視

民間爭訟細故以為無足重輕任意延閣不以公務為重惟知剝削肥己實為可恨殊不知小民等致釁之由原不在大即如數十金錢債之事在地方官不以介意而小民生計攸關賴以度日若不迅為剖斷計無復之勢必情急上控此等民人既經到京呈控自不得不徹底究辦而一經發交該省該督撫等非袒庇屬員即瞻徇前任往往以誣告審結民隱終不上聞若欽差嚴審則控案繁多又焉能一一派員前往疲勞驛傳且外省尋常案件俱必俟赴京呈控始為申理又安用各地方官為耶嗣後各督撫當嚴飭

屬員。於地方詞訟中詳事件。務須依限審結。不得遲逾。即自理詞訟。亦須迅速完結。設有久延不結之案。在本省上控。該督撫等尤當迅速催結。將延玩之地方官。照例叅處。儻督撫等狃於積習。仍不秉公查辦。任意延宕。以致小民抱屈含冤。遠來呈訴。審明後必將該上司一併嚴懲。不稍姑貸。又

諭。大學士會同禮部議駁給事中永祚奏請伊犂地方設學一摺。所駁甚是。伊犂地處極邊。多係索倫錫伯察哈爾額魯特游牧之地。迥非烏魯木齊建立府廳州縣設有學額者可比。該處毗連外域。自當以嫺習

武備為重。若令其誦讀漢文。勢必荒疎技勇。風氣日趨於弱。於邊防大有關礙。且屯田民戶。及流寓商賈。來去無常。亦未必盡能讀書識字。儻伊犂地方增設學額。則吉林黑龍江等處。烟戶繁稠。不更當奏請設學額乎。此事如係漢員陳奏。或尚云未能深悉邊地情形。永祚身係滿洲。乃以斷不可行之事。摭拾陳請。太屬不曉事體矣。至該給事中摺內稱。派官犯生監充當教習。及效力贖罪之科甲出身廢員。充當主試。必係見在伊犂官犯中有伊親友在內。故有此沽名取巧之奏。希冀為伊等邀恩地步耳。永祚著傳旨申

飭。又

諭。御史體德奏扎郎阿之子圖薩業已蒙恩釋放請飭令扎郎阿出埋葬銀兩。交與伊炳阿之親屬具領等語。此奏似是而非。向來刑部定例。凡過失殺人及留養承祀者。均分別追出埋葬銀兩。給付死者之家。原以過失殺人。實係思慮所不及。耳目所未周。而留養承祀之人。聲明親老丁單。是以均不擬抵。追給埋葬銀兩。免罪釋放。使情法兩得其平。若圖薩踢傷伊炳阿身死一案。係屬鬬毆斃命。經三法司審明按律定以絞候。日前所以降旨將圖薩釋放者。止因伊父扎

郎阿管理太常寺事務有年典禮熟諳於
南郊大祀一切引贊趨承恪恭妥協細覈伊子圖薩與
伊炳阿爭毆情節究屬誤傷明年辦理秋讞亦不應
在情實之列是以格外施恩將伊杖責仍交扎郎阿
帶回在家嚴行圈禁此不過於圖薩原擬罪名量為
末減同一羈禁免其久繫囹圄與過失殺人留養等
項判然不同何所用其追給埋葬銀兩乎若如該御
史所奏凡大臣子弟中設有鬬毆命案俱准其交銀
給付死者親屬而應抵之罪概從寬釋則大臣子弟
更易藐法滋事甚至有行賄私和等弊轉非朕教誡

矜全之意矣。體德所奏斷不可行。○又

諭。給事中魯蘭枝奏圖薩踢斃伊炳阿一案。本係鬬殺罪名。部臣照誤殺之例辦理。已屬從寛。且以甫經定案監候。尚未得經秋審。即蒙恩予以責放。似未減之外。又有末減等語。所奏非是。此案圖薩踢傷伊炳阿斃命。當經三法司審明。即從鬬毆本律。擬以絞候。經朕詳覈其起釁之由。實緣伊炳阿與圖薩先有口角。迨其昏夜尋鬧。圖薩欲向撲毆。因家人倪三攔住。欲行踢開。適踢傷伊炳阿致命身斃。念其究屬誤傷。尚非恃强逞兇。明年辦理朝審。亦不應在情實之列。適

恭值

南郊大祀。念伊父扎郎阿典禮熟諳。趨承敬謹。特格外施恩。將圖薩寬釋。仍予以滿枝。交伊父在家圈禁。毋許出外滋事。並非法司衙門初定案時竟援照誤殺之條。遽為開脫。且原降諭旨。令大臣等嚴行約束子弟。若因有此旨而故為犯法者。必當從嚴懲辦。該給事中於朕一再申諭之旨。甯未寓目耶。至摺內稱圖薩雖經奉旨嚴行圈禁。但止在其家。究尚不如宗室獲罪。圈禁高牆。猶必在宗人府衙門之內等語。更不成話。凡係宗室獲罪之人。原以其派屬天潢。未便與

尋常人犯。一體在刑部拘繫。是以圈禁高牆。即與監獄無異。並非減其罪名。仍加圈禁。與圖薩迥然不同。所奏尤屬牽混。夫生殺予奪之權。操之自上。即如每年秋讞大典。其緩決人犯。向不呈進黃冊。所辦者皆係情實之犯。罪在不赦。原無可寬。朕體

上天好生之念。於萬無可貸之中。擇其有一綫可原者。免其勾決。若科道等以經朕寬宥一人。輒欲拘照例文。持其輕重。紛紛瀆奏。勢必至如明季臺臣把持朝政。肆意妄陳。此風斷不可長。從前

皇考高宗純皇帝以舒赫德李侍堯等身獲重譴。屢經

議死旋蒙
俯賜矜全復加重用迨朕親政以來以明亮勤保永保
景安辦理軍務稽遲先後降旨拏問均已定擬重辟
亦經朕法外原情棄瑕錄用予以自新之路我朝
家法刑賞大權悉由乾斷若朕赦一人用一人該科道
等即欲執簡而爭尚復成何政體豈不蹈勝朝陋習
耶朕非拒諫飾非之君然亦不肯庸懦自居博納言
之虛名受芻言之實害大臣等尚不敢攬生殺之權
犯則必誅魯蘭枝竟敢以此嘗試欲擅朝政朕斷不
能允准況扎郎阿與朕有何私恩圖薩仍行圈禁並

未免罪。嘵嘵置辯。其意何居。且朕廣開言路。原欲科道中直陳。近年科道中如汪鏞之条奏明安。日內王麟書之条奏祿康等。俱經朕以持正嘉獎。即本日賈允升同有條奏。請恭纂

皇考高宗純皇帝本紀。其奏甚是。現已准行。朕於臣工嘉言讜論。無不詳加採納。若如魯蘭枝此奏。實屬率意妄陳。竟欲干預刑名大柄。不可不示以儆。儆魯蘭枝著交部議處。嗣後言官遇有關繫國政民生諸大端。仍當切實敷奏。朕必嘉其公直。若所奏謬妄不經。朕惟執法。不能曲為原宥也。○又

諭魯蘭枝前奏圖薩踢斃伊炳阿一案並不明悉案由惟以前降諭旨內所敘情節係圖薩欲將家人倪三踢開誤傷伊炳阿致斃誤字出於朕旨並非該部錯擬魯蘭枝將誤殺二字輾轉糾纏實屬謬妄此案經朕量予施恩復明白曉示大臣子弟等各宜加意檢束仍將圖薩在家圈禁並未除其罪名魯蘭枝豈不知之乃於業已施恩之案嘵嘵不休意欲干預刑名大柄是以降旨將伊交部議處今據吏部議以革職本屬咎所應得姑念魯蘭枝究屬言官若因此將伊斥革恐科道等不曉事體妄謂魯蘭枝因言事褫職

相率緘默。且此事若係滿洲臣僕。如此妄言。朕必照部議行。魯蘭枝係屬漢員。書生迂腐。罔識政體。著從寬改為降三級調用。若各科道因朕懲治魯蘭枝。遂不敢陳奏事件。則大非朕意。朕節次降旨廣開言路。其條陳可採及条劾得實者。無不立予施行。或量加升擢。如魯蘭枝之懷挾私心。妄陳臆見。是直蹈明季臺諫陋習矣。豈可置之不問乎。嗣後各科道等。惟當勉思職守。如果於興利除弊。確有所見。或部院及外省本籍辦事。有應条劾之處。仍應剴切敷陳。朕必加之嘉納。慎勿謂魯蘭枝以妄言獲咎。遂自同寒蟬也。

○又

諭。昨因顏檢奏江南上元縣民龐大椿呈稱節次在都察院衙門呈遞策語。經陳嗣龍繼善等許可其策。並不代為陳奏。特命軍機大臣傳訊陳嗣龍。令其將因何不奏之處。明白迴奏。茲據陳嗣龍繼善等均稱從前在該衙門具呈者甚多。凡有呈詞。俱各公商。分別應奏應咨辦理。如或有剿襲膚詞。尚無違悖字句者。當即將原呈發還。伊等於龐大椿未經咨部遞解。自認拘泥。均請交部察議。本日復據步軍統領衙門具奏拏獲龐大椿素識之龐洪智及伊親屬沈德祥到

案。並訊據龐洪智供出於嘉慶五年間。曾親見龐大
椿赴都察院呈遞策語。該堂官當發司坊官看守三
日。將原呈擲還。令其往各督撫並河漕諸衙門呈遞
嗣後龐大椿復向都察院具呈。仍不接收。並稱還是
遵旨還是遵你等語。此等草野無識之徒。妄思獻策。
希圖倖進。雖經降旨飭禁。然該民人等既經冒犯功
令。或所抒陳竟有可採之言。有裨國政。亦未可概行
擯而弗錄。該衙門堂官。自應將呈詞代為陳奏。候旨
遵行。若竟有別項違礙字句。更當奏請嚴辦。儻呈詞
瑣細。不成文理。亦應咨交刑部。遞解回籍。交地方官

嚴行管束。乃都察院堂官等於民人龐大椿遞呈時。既不代奏。又不將伊遞回。轉令其向外省衙門投遞。是何意見。至所稱還是遵旨還是遵你之語。尤不成話。國家廣開言路。原不妨詢及芻蕘。其僅止摭拾浮詞。希冀邀榮者。於例本應飭禁。但既有違例冒瀆之人。亦應將原呈奏明候旨。或免其究問。或量予懲治。若似此一味含糊。壓閣不辦。內外蒙混。恐啟壅蔽之漸。除馮光熊業經身故毋庸置議外。陳嗣龍繼善伊二人僅自認拘泥。懇請察議。此非拘泥。乃觀望耳。著改為交部議處。此外公同商議之都察院堂官。並著

吏部查取職名。一併分別議處。又
諭。給事中汪鎭奏據捐職照磨金庚嶺呈遞封口摺件。
懇求轉奏。當將原封進呈。該給事中職司言事。於此
等呈遞封摺。即行奏明呈覽。使草野敷陳不致壅於
上聞。所奏尚是。至金庚嶺陳奏各條。朕詳加披閱。尚
均與時務有裨。如所稱申禁私用槍棒一條。小民等
生長昇平。自應循分守法。是以私藏軍器本干例禁。
收繳鳥槍。歲有常令。鄉閭無賴之徒。即不敢擅用鳥
槍。或執持刀棒各項軍械。開場闘舞。賣藝斂錢。而無
知惡少。被其愚惑。必致結黨逞兇。釀成事端。地方官

等自當申明嚴禁。其械馬流伎。以至抓杆盤槓蹬罈擲梯等事。男女混雜。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從前教匪首逆齊王氏。即係械馬倡伎。始則淫蕩惑人。旋且句結滋事。亦應申嚴例禁。以正民風。至職官莅任。多帶官親僕役。稽察難周。以致百弊叢生。實所不免。即如前次王慶簡放長蘆鹽政時。朕詢之伊父琳甯據稱外薦長隨有百餘人。實屬可鄙。當經降旨諭令裁減。此等外官積習。該督撫自當通飭屬員。定以限制。至於同寅會賭。文武同局。或堂屬合場。尤為有玷官方。必當嚴切查數。至審理獄訟。本有定制。若州縣等遲

逾不結。或任胥吏勒索耽延民間苦累難堪。往往致來京籲訴。案牘繁滋。如朕日理萬幾。遇有應行查辦之事。即飭所司訊斷。從無稽閣。地方官果能似此急公自矢。則依限審結。獄訟自當減息。而閭閻亦不致為所拖累。又所稱肅營伍以重戎政。查關津以便行旅。國家修明武備。訓練本有常經。設立關鄄。稅榷亦著有定額。如果有廢弛抑勒等弊。自當嚴行整頓。其清除漕糧潮溼虧折之弊。及將運丁應領餘米羨剩等銀全抵茶果二款。是否可行。著倉場侍郎詳細覈議具奏。又據稱敕令河督等派官辦理埽料及豫防

隄堰二條。均係為河防起見。金庚嶺著即以本職前往豫省河工。交與那彥寶等差遣委用。如該職員到工後。果能勤奮辦公。有格外出力之處。著那彥寶等於衡工合龍後。據實保奏。加恩錄用。汪鏞摺並金庚嶺條陳各款並發。○又

諭。都察院衙門代奏革職主事魏若虛呈遞封事一摺。魏若虛係屬廢員。非例應具摺奏事之人。伊向都察院衙門呈遞時。該堂官等即不應遽行收受。即使代為奏遞。亦當將原封進呈。何以令其拆封。並逐加披閱。分別可行與否。此與該堂官等自行拆閱何異。除

將魏若虛原奏各條另行降旨外。所有都察院堂官著先交部察議。○九年

諭。浙江巡撫阮元議奏給事中蕭芝陳請採買海運難於舉行一摺。上年豫省衡家樓漫溢之後。黃水下游。由山東張秋穿運經行。運道不無妨礙。自應就現在應行事宜。亟為籌畫。經朕特派那彥寶前赴豫省。會同嵇承志等上緊堵築。並派費淳前往山東。會同鐵保設法辦理運道。挑穵淤淺。疏導泉源。並於各決口溜急之處。詳細籌備。續又降旨有漕省分各督撫。催令幫船及早開行。現在豫省堵築工程。已得十之七

八。其餘亦均辦有頭緒。誠以重運北來。至關緊要。是以前次不憚煩勞。妥為經理。而外間議論紛然。即有以山東運道難通。宜改為海運者。而給事中蕭芝竟以此入奏。朕原知其窒礙難行。若不交議。則無識之徒。或疑朕不能虛衷採納。是以彼時未經降旨。將原摺擲還。仍發交江浙各督撫妥議奏聞。並諭令毋存成見。前據陳大文汪志伊奏事屬掣肘。不能辦理。而本日阮元摺內。亦稱海道險遠。不敢輕試。且現無舊辦章程。堪以循照。若於額漕之外。再為採買。必致有妨民食。實不能輕議舉行等語。該督撫等久任封圻。

諳習政務。前後所奏。不謀而同。是其事之不可行。較然共見。並非朕自行獨斷也。所有蕭芝原奏。著毋庸議。科道等有言事之責。若果於朝廷政務。實有裨益者。自當切實敷陳。朕必加之採納。若以必不可行之事。率臆瀆陳。輕更成憲。則非朕周咨博採之意矣。

又

諭。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責任至重。凡政治利弊攸關。如有真知灼見。自應據實上陳。直言無隱。乃近年各科道等多有摭拾浮詞。毛舉細故。封章入告。徒博建白之名。而數陳毫無實濟。且每遇查辦事件。率於事

後紛紛條奏。即如日前查出戶局銅斤虧短一案。後科道即相率以銅斤章程連篇具奏。此次吏部書吏舞弊壓缺一案。業經查辦完竣。而昨日御史韓克均始有詳校則例之請。已諭令各部院堂官議奏。本日給事中費振勳又有請定章程以肅銓政之奏。此二事皆非科道所劾。及至發覺之後。始行補奏。殊失言事之任。部中例案。均關緊要。各科道等既知姦吏舞文結習。思欲立法除弊。自應早行陳奏。豫杜未萌。況吏科及河南道。係稽覈吏部事務。職有專司。尤宜隨時查察。儻風聞有書吏舞弊之案。即當立時劾奏。方

為無忝厥職。從前
皇考高宗純皇帝時。曾有因外省吏治廢弛。而本籍科道未經糸奏者。均經量予處分。此在距家已遠之言官。尚因其漫無聞見。示以創懲。況科道與部院同係在京供職。又有糾糸之責乎。今該給事中等於應行稽察之部務。並不於事前陳奏。迨至弊端發覺。始行臚款上聞。殊屬非是。但念事屬既往。姑不深究。各該科道等均著傳旨申飭。嗣後惟當共相勉勵。實心奉職。遇有國計民生所繫。及官方吏治。一切弊端應行釐剔者。該科道等確有所見。總應先期剴切抒陳。為

杜漸防微之舉。朕必加以採納。切勿徒作事後空言。補苴罅漏。尤不可以捕風捉影之談。輙行執簡而陳。又有諫草已定。復行改易。遷迴觀望。皆非忠正入告之道。所有費振勳原奏。著交該部一併歸入詳晰議奏。○又

諭。本日副都御史陳嗣龍叅奏北城横街地方編修朱方增家有賊影突入捆縛事主孫宗起一案。該吏目冷暟同都司佟國良赴伊宅内懇請暫緩行文。希圖諱盜不報等語。已明降諭旨。將該吏目等革職。交刑部審訊矣。朕召見陳嗣龍並據奏汪承霈好逸惡勞。

惟恐早起奏事。又慮礙外省大吏情面。每見有訴冤之人。輒云一面之詞。何足憑信。現在北城捆縛事主一案。恭阿拉本云應奏。汪承霈則稱此事全是虛詞。以致京畿道轉向事主究訊。該吏目係應參之人。公然自己審訊。甚至謂捆縛事主。乃其自己所為。人人不服。舒聘入場監臨。欲開通吏路。經陳嗣龍告以係傳遞捷徑。舒聘堅持己見。必欲撤牆。及示以條例始無可置喙各等語。汪承霈性耽安逸。此言不為無因。即如每歲舉行秋獮。為我朝

家法相承。世世子孫。必應遵守。汪承霈上年奏請停止

行圍。全不顧國家習勞肄武大典。其偷安好逸之情。已可概見。朕是以將伊罷退尚書。授為左都御史。臺垣職司言事。遇有控案。尤應據實奏明。申冤理枉。以冀下情上達。若總持風憲者。遇事輒思顢頇消弭。何以稱朝廷耳目之官。諸臺臣復何所效法乎。汪承霈年就衰邁。眼目昏花。若自揣精力不勝。即應早為引退。乃經朕屢次詢問。尚云勉力供職。並無請告之意。及辦理公事。毫無振作。現在北城捆縛事主一案。陳嗣龍欲咨劄嚴緝。汪承霈初亦不以為非。何以繼又稱此事全是虛詞。試思事主若無被縛刀嚇等情。何

必虛為裝點。豈有不緝正盜。轉向事主苦為究詰之理。至謂捆縛係事主所自為。實屬奇談。若云有意誣良。豈有將不知誰何之人。加之誣罔乎。尤出情理之外。著傳到汪承霈及審辦此案之京畿道滿漢御史交軍機大臣將陳嗣龍所奏情節。令其一一登答。恭阿拉於此案初報時。見情節可駭。本云應奏。何以耽延數日。並不奏聞。著伊自行明白回奏。至舒聘派令入闈監臨。本應嚴除弊竇。闈中吏道。既係向來傳遞捷徑。久經築牆隔斷。何以必欲撤牆開道。以便作弊。是何主見。亦著將舒聘傳至軍機處。令其據實登覆。

統傒奏上時。再降諭旨。○又

諭。外省遇有盜劫重案。州縣官輒思規避疏防處分。諱匿不報。該管上司往往迴護屬員。顢頇了事。即如前此邪匪滋事。亦由地方官慮干失察邪教處分。並不認真查辦。而督撫等亦不及早奏聞。以致輾轉蔓延。養癰貽害。是其始不過欲為屬員倖免叅處。而其後遂釀成地方巨案。朕節經訓諭。力加整飭。方冀積習日漸滌除。乃不意輦轂之下。竟有捏供朦詳。如北城吏目冷暟諱盜一案。實深愧恨。此事既經事主呈報。有捆縛刀嚇情節。該衙門即應一面具奏。一面飭緝。

方為正辦。而都察院堂官及步軍統領衙門均不免有迴護屬員之見。意存壓閣不辦。該吏目冷瞠聽聞陳嗣龍畫稿行文北城及步軍統領衙門緝盜。竟敢邀同都司佟國良至陳嗣龍私宅懇求。若非陳嗣龍參奏。特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秉公審訊。必不能水落石出。現據訊取供詞。此案呈報都察院。經京畿道訊問事主家人吏夫等以供詞不甚明確。又交吏目帶回。冷瞠以微末之員。邀同都司佟國良到坊強逼事主。供認自行捆縛。並誘囑家人陳升令其誣賴伊主朱方增教供。裝點情節。甚至代寫供詞。硬行塗押

事主等手指摹印。晝夜熬訊。必欲將此案化為子虛
殊出情理之外。竟與刦盜無異。此而不嚴行懲辦。何
以肅吏治而戢盜風。冷瞠挾私故勘。實為案內罪魁。
佟國良身係營員。止有緝捕之責。輒敢聽從冷瞠先
赴陳嗣龍私宅懇求。並違例至坊官署內會訊。意存
消弭。冷瞠佟國良均著分別從重定擬。即速具奏。汪
承霈性耽安逸。已於前旨明白宣示。至伊總持風憲。
於此案報到時。恭阿拉見情節可駭。以為應奏。而汪
承霈忽倡為全是虛詞之說。意欲化有為無。以致屬
員迎合其意。改供朦詳。且伊年力衰邁。眼目昏花。實

不勝臺長之任。本應褫職。姑念伊係原任尚書汪由敦之子。舊臣後裔。著加恩以二品頂戴休致。舒聘於此案遲延未奏。其咎尚輕。惟伊平日居官。據陳嗣龍奏詢之英和成書自悉。經朕先後詢問。俱言其前任詹事時。有懷私褫革供事一事。同官羅國俊成書欲行叅奏。經和珅阻止。彼時舒聘自必有向和珅昏夜乞憐情弊。事經既往。姑弗深究。至本年入闈監臨。將瞭望亭臺階下牆垣。擅行開門。又欲開通更道。此係傳遞捷徑。雖事經中止。然其初心難保無豫留弊竇情事。特尚無確據。朕亦不為已甚耳。舒聘卑鄙糊塗。

斷不勝副都御史之任。著降為公中佐領。如本係兼攝。即專辦旗務。儻未有實缺。著遇缺補用。恭阿拉於盜案初報時。見情節較重。本云應奏。乃耽延數日。若非陳嗣龍糸劾。亦未必即行具奏。著與萬甯均交部議處。祿康范建豐於統轄汛地。平日未能督率營員認真緝捕。迨佟國良聽從冷瞠私向陳嗣龍懇求並違例至坊署會審。已屬失於覺察。乃伊二人經朕召對。猶俱以盜案在疑似之間。為袒護營員地步。僅自請交議。尚屬過輕。祿康范建豐先著交部議處。仍嚴緝正盜。儻日久不獲。決不再恕。陳嗣龍持正直陳本

應予以甄敘。但汪承霈性耽安逸。已非一日。舒聘與陳嗣龍同事有年。行為乖謬。既經稔知。均應早為条奏。何至經朕召見。始行面陳。且陳奏亦不甚明晰。不必交部議敘。餘著原審之大臣等詳悉定擬具奏。

